



著作：佛教演講集上

向奘公「脫帽致敬」

玄奘法師生在中國唐太宗時代，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時間。他一生虔誠、勇敢、奮鬥、沉毅、犧牲、忍耐，智慧的歷程，是一首熱血盈溢，至情流露的詩歌，是一篇富於人生哲理的文章，是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。「唐僧取經」的戲劇和小說脛炙人口。「大唐西域記」譯成七國文字，成為世界地理史的寶典。一千三百三十六卷的譯經，成為中國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瑰寶。不但中國人提起玄奘法師的名字肅然起敬，就是歐美各國的賢達學者，亦莫不敬仰此一中國佛教史上空前絕後的尊者。如法國有一個綽號老虎的總理克里蒙梭，生平倔強無比，晚年在他著作中，極力恭推奘公，並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令他脫帽致敬的，就是玄奘法師。

我們中國人最崇拜歷史人物，而其值得崇拜的真價是在三不朽，所謂

176

太上立德、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三者有其一二，已值得崇拜，何況三者俱全。現在玄奘法師，就是具足三不朽的人物。溯他在俗姓陳名，十四歲時受知於考試官大理卿鄭善果，政府度僧時，玄奘法師年齡不足，得其特予批准出家，隨其二哥長捷法師在洛陽淨土寺研究佛學，當時已有「昔聞荀氏八龍，今見陳門雙驥」之美譽。後游長安法常、僧辯兩師之門，兩師皆嘆為奇才，認為是「釋門千里駒」。嗣感佛經來自印度，譯講立說之人，每執己見，文語殊異，莫衷一是，乃有「陋博望之非遙，嗤法顯之為局」，及「欲窮香象之文，將罄龍宮之目」，因早萌西游求經之宏願。在貞觀三年，決意西行，不辭勞瘁，跋涉修途，苦難多經，志行逾堅。在吳承恩寫的西游記中，說其遭遇到九九八十一難，雖屬小說家夸大其事以逗引讀者的趣味，但有真實性的危難亦不少：如偷渡到伊吾國時，經過五重國防關堡的第一堡，幾乎被哨兵用箭射死，國王麴文泰強留供養，絕食三日，奄奄一息，在沙漠上飢渴困苦昏迷不醒，死去再生，在?上遇盜選美謝神，欲殺為祭品等等，都是在極危險中渡過難關。既到摩竭陀國，便進入那爛陀寺大學研究法相唯識學，成為全印佛學權威、門下學徒萬人的

177

戒賢論師的十大首座弟子之一，並嘗代戒師為該大學首席教授。貞觀十六年，戒日王邀之在曲城開辯論大會，召集五印名家學者數萬人，奘公立宗樹義，十八天無人敢辯，而思如泉涌，發揮精義，在座聽聚，无不驚服，奉為「中國的大乘天」。貞觀十九年回國，唐太宗之朝臣數萬，郊近十里並敕賜弘福寺為譯經講說之道場，至德麟元年示寂，世壽六十三歲，高宗大恸，三日不朝，嘆為「朕失了一件國寶」！其在印度除了研究佛學，還兼宣傳中國文化，以揚大唐之國威。當戒日王問到中國情形，他曾答以「秦王天縱令弘，心發慈愍，威風鼓扇，群凶殄滅，八方靜謐，萬國朝貢，愛育四生，崇敬三寶。薄賦斂，省刑罰，而國用有餘，氓俗無究。風猷大化，難以備舉」。於是使英明勇武的戒日王，遣使入貢。奘公無異做了一任外交大使辦妥了一樁得意的國民外交。故說奘公具足三不朽，還不專指他在佛教文化史上的功績，就在國民外交上的成就，亦非普通一般的外交官所可比較的，蓋以學識和德化服人，兩者兼而有之，實非易事。

在中國歷史上的人物，以發揚固有道德文化見稱的有周公孔孟老莊，以寫作歷史傳記見稱的有班固、司馬遷；以出使西域宣揚國威見稱的有班超、張騫；可是玄奘法師身冒艱險、萬里孤征，構通中印文化，澤及古今

众生，其学业和事功上的成就，於班马、班张之流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世人早有论列。就是至圣孔子吧，亦有人说过奘公之成就不在其下。因奘公在宗教界，是一个悲天愍人的伟大的宗教家，在哲学界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，在文化界，他是一个沟通中印文化学术的权威者；在史地界，他是一个深谙各国语言民情，采风记俗的旅行家，在留学史上，他是我国最早，也是最伟大的留学生的鼻祖，留学生的圣人。所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不过以佛学家的身分见著，其他的优点都被掩盖去了。

人生的生命是有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。肉体的生命是有为法，生灭无常，终归於尽；而精神的生命是无为法，法身永存？智德长春。奘公生在盛唐之世，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，他的精神慧命，当然是永久常在，就是他的肉体灵骨的舍利，也还成为世人永远崇仰的对象！本来一个人死了，一切精华都已完了，留下几根臭骨头，还有什稀奇呢？可是玄奘法师的骸骨就不同了，世人不但觉得宝贵，而且还有不信宗教、不拜偶像的唯物主美者亦要争抢去供养，这不是奇闻吗？结果还是台湾得到胜利，才由日本手中把法师的灵骨用隆重的仪式迎接回来，并在山明水秀的日月潭建设玄奘寺供养。从前唐代的韩昌黎，为了「谏迎佛骨表」，受到了「一封

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」的折磨，就因为未明灵骨受供养的价值；毕竟现在是文明时代，人民的知识思想、文化水准提高了，知道奘公三分之一的头盖骨，不但是佛教之光，亦是中华民国之光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光，争著供养，视同国宝，深知其中的真价所在。考

奘师示寂後，其遗骸最初在东（近长安）建塔奉安。继又迁往樊川（在长安之南），毁於黄巢之乱。宋仁宗时，可政大师再由终南山紫阁寺得到奘师顶骨，携归金陵，葬在天禧寺附近，太平天国时再被毁，淹没已久。抗建期间，南京失陷，日人高森隆介为金陵兵工厂长，欲建神社，在厂附近小丘，掘得一大石箱石盖，刊有「玄奘法师顶骨」及「弟子文庆文德建立」字样，奘公灵骨即在其中。高森氏为佛教徒，特请考古专家鉴别，认为确实，乃集名流高德举行大典，拜祭供奉。并闻当时将头盖骨锯开三份，一份奉安於南京玄武山塔下，一份由白坚迎回北平供养。另一份由日本慈恩寺建一个十三层塔奉安（即今送回台湾的一份）。此头顶骨本是整个完整的，为分别供养，而被锯开为三份，假使我当时在座，必反对此种作法，将整个圣顶骨分化，不但容易损坏，亦难於保存长久。不过此事已过去，不提也罢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，是玄奘塔寺建成之後，应要筹

办一间玄奘大学，与当年玄奘公留学印度的那烂陀大学先後辉映，为教造材，讲习义学，才是真正纪念奘公的意义与价值。台湾是佛教徒集之地，基督教徒能筹建一间东海大学，难道我们佛教徒在佛教盛行的区域，反熟视无睹而不奋起吗？

在檳城三慧讲堂讲